

〈春水煎茶荔枝碗〉

荃灣的天橋將天空割裂成幾何圖形，我總是在這鋼筋水泥的縫隙間，想起外祖母的荔枝碗。那碗是粗瓷的，碗邊有一道裂紋，用銅釘扣著，像歲月縫合的傷口。外祖母說，那是她從荃灣舊村搬出來時，唯一帶在身邊的物件。

五十年代的荃灣，還沒有這些高聳入雲的樓宇。外祖母住在芙蓉山下的寮屋區，門前有一棵老荔枝樹。每年盛夏，蟬鳴如雨，紅荔壓枝。她會用那隻粗瓷碗盛滿荔枝，在樹下一顆顆剝給孫兒們吃。荔枝汁液沿著碗邊的裂紋滲透，甜得黏手。

「那時候的荃灣啊，海風能一直吹到山腳下。」外祖母眯著眼睛說。她的「荃灣」不是地圖上的行政區劃，而是海與山之間的狹長地帶，有曬鹹魚的棚架，有泊滿小漁船的避風塘，有沿青山道蔓延的工廠煙囪。

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她口中的荃灣，是在一個潮濕的午後。那年我十歲，跟著她穿過楊屋道街市。空氣中混合著魚腥、花香和熟食檔的油煙。她在一家藥材鋪前停下，用客家話和老闆寒暄。老闆從抽屜裡取出用黃紙包好的雞骨草，外祖母則從布袋裡掏出那隻荔枝碗——原來她是來歸還的，老闆前日借碗盛了龜苓膏。

「現在還用這種碗的人不多了。」老闆笑著，用布仔細擦拭碗緣。

碗歸來時，裡面多了幾顆陳皮梅。外祖母讓我拿著碗，她的手乾燥溫暖，牽著我穿過人群。那一刻我突然覺得，這隻碗像是某種信物，在街坊間流轉，盛載的不只是食物，還有一段段人情。

中學時，學校組織考察荃灣歷史。老師帶我們走過三棟屋博物館，看二百年前的客家圍村；在海濱長廊講述填海如何讓海岸線一次次退後。我舉手提問：「那麼，人情呢？人情會因為填海而改變嗎？」

老師愣了一下，推推眼鏡：「這是個好問題。」

那天放學，我特意繞到外祖母常去的街市。許多攤檔已經換成連鎖店，但拐角處那家茶餐廳還在。玻璃門上貼著褪色的「雪糕菠蘿油」字樣。我走進去，點了杯奶茶。老闆認得我，說：「你婆婆好久沒來了。」

「她腳不太方便了。」

老闆點點頭，轉身沖茶。絲襪奶茶的茶袋在空中劃出琥珀色的弧線，茶水撞擊瓷杯的聲音清脆熟悉。我突然明白，填海可以改變海岸線，卻改變不了某些深入肌理的東西——比如這杯奶茶的濃度，比如街坊間一個點頭的默契。

外祖母走的那年春天，芙蓉山的杜鵑開得特別盛。整理遺物時，我在衣櫃最深處找到那隻荔枝碗。母親說：「留著吧，這是阿婆的寶貝。」

碗很輕，又很重。我把它帶到我任教的中學——在葵涌的一座小山丘上。從教室窗口望出去，可見青衣大橋如銀鍊懸掛海面，貨櫃碼頭彩色積木般排列。我對學生講荃灣的變遷，講填海與發展，講消失的村落和重現的記憶。

有個學生舉手：「老師，那我們現在看到的，將來也會消失嗎？」

我望向窗外。遠方，荃灣西站的新樓盤正在施工；近處，學校圍牆外的老榕樹下有老人在下棋。

「有些東西會消失，有些會以另一種方式留下來。」我說。那一刻，我忽然理解到外祖母那代人如何在這片劇變的土地上，維繫著生活的連續性。就像那隻荔枝碗，它盛過荔枝、龜苓膏、陳皮梅，最終成為記憶的容器。

週末，我帶著碗回到芙蓉山。寮屋區早已清拆，取而代之的是工整的公園。那棵荔枝樹居然還在，被規劃為園景樹保留了下來。我在樹下從背包裡取出碗和保溫瓶。熱水沖入碗中，茶葉舒展——是外祖母最愛的壽眉。

茶湯在粗瓷碗裡蕩漾，銅釘周圍泛起深色水紋。我彷彿看見外祖母坐在樹下的樣子，看見漁船歸港的燈火，看見第一座工廠大廈落成時的鞭炮紅紙。所有這些層疊的時光，都在這一碗茶裡微微晃動。

海風吹過，帶來遠方碼頭的汽笛聲。這已不是外祖母時代的海風——它穿過了貨輪、跨海大橋和摩天大樓，變得複雜而現代。但風裡依然有鹹味，依然會搖動這棵老荔枝樹的葉子。

我喝完茶，收起碗。下山時經過一座新建的社區中心，牆上用彩瓷拼貼出荃灣舊貌：漁船、寮屋、荔枝樹。幾個小孩在牆前玩耍，他們的父母可能是程式設計師、護士、物流從業員——這座城市的新移民。

我突然想起那個問題：「人情會因為填海而改變嗎？」

也許不會。也許人情就像水，會順應容器的形狀改變形態，卻始終保持流動與連結。從漁村到工廠區，從工業城到商業中心，荃灣的「容器」變了又變，但生活在其中的人，依然在尋找彼此溫暖的方式。

就像這隻荔枝碗，它從田園時代走來，經過工業化的煙塵，來到數位化的今天。碗邊的裂紋見證了脆弱，銅釘見證了修復，碗中曾經盛載的一切見證了生活的豐盛。

我決定，明天要帶這隻碗到課堂上，用它作為一個正在繼續的故事。我要告訴學生們，歷史不只存在於博物館，也流淌在我們日常使用的器物裡，在街市的一聲問候裡，在一杯奶茶的溫度裡。

春日的陽光穿過荔枝樹的枝葉，在碗裡投下晃動的光斑。我忽然覺得，外祖母從未離開。她只是化作了這片土地記憶的一部分，像那棵老荔枝樹，年年新生，歲歲結果。

而我要做的，就是當一個說故事的人，用這隻碗，為下一代斟上一盞記憶的茶。茶或許會涼，但茶香會留在碗裡，留在這片不斷變遷卻始終溫暖的土地上。

遠方，荃灣的海岸線在午後陽光下閃著細碎的金光。新與舊在那裡交匯，如同這碗中的茶，清澈見底，卻又深不可測。

(1992字)